

STARCRRAFT

# 血液裡

Matt Burns



BILZARD  
ENTERTAINMENT

嘩。

嘩。

嘩——

和往常一樣，港口苦工渾身冷汗地驚醒。植入他手腕的發報器以五秒一次的頻率發著尖銳的警報。他的老闆伊凡正召喚著他。新的貨物到了。

本能主宰了苦工的身體，向他全身上下的器官發號施令。一對腎上腺將天然的興奮劑注入他的血管。他的肺葉鼓脹，心跳加速，充滿氧氣的鮮血在他的肌肉組織中流竄，他的甦醒儀式也同時展開。

苦工翻身跳下他充當睡鋪的霉臭駕駛座，將身體塞進一套骯髒不堪的連身服，裡面襯有新型鋼絲織成的防砍劈薄層。黯淡的光線在頭頂上閃爍，映照出這名苦工的住所：一個破舊的星系穿梭機駕駛艙。他在散落一地的電子零件中翻找著，想找個緊急存糧包出來，可惜徒勞無功。

他很想立刻離開、聽從伊凡的命令，但他的儀式還沒有結束。他快跑到星系穿梭機那鏽穿了的控制面板前，將手伸進面板上的一個開口，從裡面拿出一只連接在橡皮繩上的黃金飛翼徽章。苦工將橡皮繩套過頭頂，讓那塊金屬貼著他的胸口，冰冷、堅硬而令人安心的感覺傳遞開來。

他緩緩說出自己的名字：「維克。」當日常生活織成了一連串與死亡擦身而過的經驗，有時你很容易忘記自己是誰。「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維克。」

名為維克的港口苦工衝出他的星系穿梭機，用一組電磁鎖封上了身後的機門。他給自己一點時間來適應環境，讓感官感受這新的一天。灰濃的瘴氣在頭頂瀰漫，遮蔽了肉眼可見的每一吋天空。黯淡的日光攀爬在扭曲的船殼與鐵架上，也映照著其他構成了亡人港幹道的無用垃圾。好個甜美的家。

這座垃圾城裡發出忙碌的聲響，昆蟲般的嗡鳴為這持續腐朽的地方營造出生氣勃發的假象。某處，走私者將上百公斤混了工業用溶劑的毒品裝進貨櫃裡，準備送往圖拉克斯二號星上的紈褲子弟手裡。某處，以為自己買了通往樂園船票的難民走下他們的交通工具，卻步入奴隸販子敞開的臂彎。

這就是亡人港平凡的一天。

其他苦工急忙開始一天的活動，為犯罪頭子搬運物資，為賭場與妓院做各色工作，或是從星際港偷取貨物。他們汗穢的皮膚和骯髒的衣服就是讓他們融入身旁鐵灰色環境的天然偽裝。人們用很多種名詞來稱呼維克這類人：流浪漢、寄生蟲、吸血蛭。他並不反駁。畢竟在一座緊緊嵌扣在人性最底層的城市裡遭到厭惡和遺棄，他們為了生存，寧可擁抱自己的獸性。

我是維克，我和他們不一樣...

他在灰篷篷的街道中迂迴，踏著謹慎的步伐，兩眼盡量平視前方。他冒險瞥視身旁經過的人，注意到他們皮膚底下隱隱升竄的血色，這種不自覺的生理反應可以作為一種攻擊警告。他跨過一具爬滿了紅眼老鼠的屍體，看起來似乎死好幾天了。這些暗巷裡的死者從來就無人入土。

過不多久，一座矗立在亡人港的邊緣、由瓦斯精煉廠所改建的工廠就映入了眼簾，那正是伊凡的機械解體廠。這名苦工快步向前，正慶幸自己能毫髮無傷通過亡人港的混亂人群的時候，有個人從角落伸出手抓住他的領子。

他握緊拳頭做好保護自己的準備，直到自己看清了攻擊他的人：那是另一名苦工。就像維克和其他同類人一樣，這名攻擊者穿著破爛的衣服，剃光了的腦袋上有著剛被昆蟲叮咬的痕印。他看起來十分危險，卻同時也是維克唯一的朋友。

「又遲到了。會害到我的，你知道吧。」瑟吉鬆開手說。

「去你的。」維克看著對方、臉露微笑的回答著。

瑟吉的塊頭很大。他本來可以去當犯罪頭子的打手，但他有一顆亡人港中十分短缺的聰明腦袋。這兩名苦工在街頭相識，並結合了彼此的工程學愛好，靠維修工作和販賣貨物來存錢買票離開亡人港。他們約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來離開這個地方，而不是和其他苦工一樣淪落成兩條腿的野獸。接著，伊凡聽說了他們的本領並「雇用」了他們，將發報器植入他們的手臂。這雇約由不得他們作主。維克和瑟吉經常想到逃走的事，但沒有錢，他們哪裡也去不了。

「讓我看它們。」瑟吉指著維克的胸口。

「你今天想戴嗎？」維克掏出那只飛翼徽章時這樣問。這是瑟吉從暗巷裡的一具屍體上搜出來的。這些年來，這只徽章是唯一能讓他們對未來繼續懷抱希望的東西。然而，維克不再像過去那麼樂觀了。每次這兩名苦工積攢起些許資金，就會有苦工幫派跑來洗劫他們，不然就是沒飯吃了而不得不拿出積蓄。總是有問題發生。港口的生活總是能找到方法把你打回原形。它會耗去你的精力，磨去你的夢想。

「不了，你留著吧。你今天早上說了沒？」

「當然。你呢？」

「是我教你那些話的，渾球。」瑟吉推了維克的肩膀一把。「對了，」這壯碩的苦工邊說邊扔了個緊急存糧包給自己的朋友。「整條街都聽得見你的肚子叫。」

維克有點不好意思地聳聳肩，然後感激地點了頭。「這不是你最後一包吧？」

「吃吧。」這就是瑟吉唯一的答案。維克知道自己沒必要爭辯，一向不管用的。

在他吞嚥那膠狀的綜合營養品時，他注意到好友的一雙黑眼圈。瑟吉的樣子一天比一天憔悴，維克不知道有多少是為了照顧他的緣故。維克從來沒有家人，所有苦工都沒有；但如果這地方有所謂「哥哥」的概念，瑟吉肯定就是他的大哥了。

「走吧。」瑟吉走向解體場敞開的防護門。「有好東西來了。」

維克滿腦子想著今天又能沉浸在什麼樣的科技裡。伊凡的手下是劫船高手，專門打劫獨自走私違禁品的運輸船。他們帶回來的大多是醫療物資或食物，但偶而也會搜刮到稀有的科技，讓維克有機會在老闆將東西賣給最高出價者之前分析那些技術。那是最快樂的時光。

「怎麼樣？是什麼東西？」維克催促著。

瑟吉突地轉過身。在他眼裡隱藏著一種...厭惡...不安...和恐懼。

維克的本能嘶喊著。快跑。

「是蟲族。」

\*\*\*\*

維克聽說過蟲族。每個人都聽過。幾年前，牠們出現在人類的宙域並帶來空前的災難，摧毀了無數個星球，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殖民地居民。就連克普魯區當時最大的政府組織泰倫聯邦，也在這場異形入侵中潰亡。蟲族是個夢魘，牠們是所有人類的敵人。

他以為牠們會更大的。

三隻體型約有維克一半大的生物，躺在機械解體場中央的地板上。牠們節狀的軀幹上覆蓋著厚重多刺的甲殼，下面長有成排的細腿。這些異形的頭部延伸出鋸齒狀的下顎，腦門還嵌著數個黯淡而幾乎了無生氣的複眼。

一個三公尺長、兩公尺深，彈痕累累的新型鋼鐵箱，就放在這些生物的旁邊。從箱子邊緣凝結的霜冰來看，維克推測那應該是某種冷凍或低溫容器。

「看起來不怎麼樣嘛。」伊凡手下的一名傭兵赫欽，將一隻蟲族托到空中掂了掂重量，發著冷光的刺青隨著他肌肉出力鼓脹而扭曲變形。其他傭兵圍站在這些異形身邊，渾身穿戴著彈夾背帶、刀刃、生化義肢和滿是凹痕的護甲。

在林立的船貨容器後方，兩個苦工在人群外圍側著身，試圖看得更清楚點。解體場的中央是個散著霉味的凹陷空間，上頭打著刺眼的探照燈光。生鏽的引擎在頭頂陰暗的橫樑下懸晃，用鏽得更為不堪的鎖鏈吊著。在維克成為伊凡雇員的十年間，他幫忙整頓和升級了大半個解體場。這裡就像他第二個家：一座他親手打造的監獄。

「那是伊凡的財產。放下來。」杰斯沙啞的嗓音活像個老引擎的苟延殘喘聲。這野獸般的男人比其他人都高出一截，搔抓著一道橫跨臉孔、連接左右耳的陳年皺疤。

「老闆找不到買家的。」赫欽在空中揮舞著那隻蟲族。維克期待那隻異形暴跳起來把他撕成兩半，但牠只是無助地晃著，叫人失望。「我們不搞活體買賣的，這些只能拿來餵狗。不如拿來玩玩好了。」

「你已經玩夠了。」杰斯用靴子敲了敲冷凍箱上的彈痕。

赫欽用鼻子哼了一聲。「有完沒完啊。那個走私販子朝我們開槍，所以我就還擊啊。他拿自己的貨箱當掩護又不是我的錯。」

「我只是說你在伊凡眼裡已經黑了。」杰斯聳聳肩。

赫欽扔下那隻蟲子，當異形摔在金屬地板上的時候，維克的身子不由得縮了縮。

赫欽是新進的人員，他以前惹過幾次麻煩，但這次不一樣。絕對不要對老闆的財產不尊重。絕對絕對不要。

不過伊凡不在這裡。他可能正窩在他的私人辦公室裡，聯絡和搜尋潛在的買家。只是維克光看著他的叛逆行為就心裡不自在。

「我們該走了，」維克低聲對瑟吉說。他的朋友沒有答話。和其他傭兵一樣，他正盯著那隻異形瞧著。

維克換了重心，掃視房間。有東西在通往解體場中央的門口暗處移動。伊凡...正在那看著。一隻大型的四腳生物在老闆身邊輕步徘徊。

「要不要來賭一把？」赫欽從腰間掏出手槍，瞄準其中一隻蟲子。「我敢說我的 P220 可以打穿牠們的甲殼。有人要賭嗎？」

沒有人有機會回答。伊凡朝那名傭兵輕輕揮了個手勢，發出一道只有維克看見的無聲命令。老闆身旁的動物發出低吼跳進光亮之中。是老闆的一隻岩板犬。那隻毛色雜斑的獵犬跳過空中，將赫欽撲倒在地。

「把牠拉走！」那名傭兵咆哮著，獵犬的牙顎緊咬著他的手臂。赫欽揮拳敲打著那隻獵犬身上充滿鐵質的纖維甲片，但只是更加激怒牠。

伊凡平靜從容地走向人群，穿著他的招牌黑西裝。站在重重武裝的傭兵身旁，他看起來很溫和，除了他的眼神。那雙眼機警而冰冷，有著寒冰的顏色。老闆冷冷地走向在地上糾纏著的赫欽和那隻狗。

「我什麼都沒做！」那傭兵大叫。

「這跟你做了什麼無關，而是你想做什麼。一隻瘋狗沒有咬人，不代表牠沒瘋。這種野獸，傷人只是遲早的事。」

「我懂了，老闆，我懂了！快叫牠停下來！」

伊凡彈了彈手指，狗就放開了牠的獵物。

「我的天啊，老闆。」赫欽起身時，查看著手上鮮血直流的牙印。

「你應該感謝我，老赫。」伊凡拿起傭兵掉在地上的 P220。「我幫你免去了輸掉賭注的窘境。」

「什麼意思？」

「這些蟲族可是堅硬的小傢伙。牠們被稱為幼蟲。過去打仗的時候，就連聯邦陸戰隊身上搯的電磁步槍都很難把牠們幹掉。就憑你的 P220？」伊凡輕蔑地看著那把武器。「門都沒有。」

維克的老闆緩慢的將手槍對準一隻蟲族。「子彈會很乾淨利落的被牠的甲殼擋下，」他一邊說一邊用槍口點了異形生物，再轉回到赫欽的方向，將 P220 手槍停在這位傭兵的胸口。「並在最後彈回這裡。」

赫欽一句話也沒說。老闆喜歡操縱人、戲弄人。維克從來不知道他到底是認真的，或是在開玩笑。在這得靠預先判讀對手下一步來生存的城市裡，伊凡的不可預測讓他永遠令人恐懼。

「懂了嗎，」伊凡露齒而笑，用空著的那隻手拍拍傭兵的肩膀，化解緊張的氣氛。「你差點就成了從這裡到莫瑞亞星的每個人的笑柄。整個星區的傭兵都會為你被蟲族幼蟲殺死的事情一陣狂笑。」

赫欽硬擠出一陣緊張的乾笑。「是，是啊。我懂了。」

「至少，現在他們會說你是被我幹掉的。」

槍聲在維克的耳裡震盪著。伊凡扣下了扳機，在赫欽的胸口連人帶護甲炸穿了一個洞。了無生氣的傭兵像布偶般跌進後面的一堆箱子。

伊凡指著傭兵的屍體，用舌頭發出一聲響聲，他的狗便衝向前去，開始大嚼赫欽的屍體。「事情沒有那麼難，小子們。」他說。「你們把貨帶過來，我把貨拿去賣。東西賣出去之前，誰也不准動它。」

傭兵們點點頭，絲毫不瞧赫欽一眼。何必去看？他們還活著。他們又撐過了一天。那就足夠了。

「老闆，你找到買家了？」杰斯慵懶地搔著他的傷疤。

伊凡用指關節敲著冷凍箱。「被你們幹掉的那個走私販子原本要把這東西送給一個叫布拉那穆爾的科學家。為了得到這個情報，可還動用了我不少關係。」

「是私人買家？」杰斯問。

「不太像。」伊凡說。「這已經不是走私販子第一次送貨給他了，可見他的口袋很深。有可能是政府機構，不過我查不出是哪個；或許是尤摩捷，但我猜是自治聯盟。他們總是愛淌各種渾水。不過，是誰都無所謂。」伊凡拍打著飛近赫欽屍體的幾隻蒼蠅。「重要的是我設法透過一個中間人連絡到了布拉那穆爾。他十分希望這筆生意能保密。如果他是自治聯盟的人，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被 UNN 報導出他在交易活生生的蟲族。但他確實很想得到這些小傢伙……甚至願意派他的助理來這裡取貨。四天之後。」

「他出多少錢？」杰斯問出所有傭兵都想知道的問題。他們能從贓物在黑市的利潤中分成。貴重的貨物代表大家都發一筆小財。

「老樣子，等交貨時你就知道了。回去工作。」在傭兵們笨手笨腳地將其他劫來的貨品搬去存放時，伊凡轉向維克和瑟吉。「苦工，我們的買家希望這件人類智慧的結晶能在交貨時正常運作。我打算滿足他們。」

那是因為那個科學家根本不知道蟲子跑出冷凍箱了。維克心想。他懂得遊戲規則——永遠別告訴別人你在想什麼。那位買家恐怕還相信他的商品正安全地待在箱子裡。但是，這苦工想不出有什麼差別，除非將這些異形放在外面會有什麼危險。

「找個空的狗籠把那些蟲族關進去。」伊凡繼續說。「在你修箱子的時候看緊牠們。有任何事發生，或有任何人跑來亂搞，你就來找我。」

「好的，老闆。」光是想到和那些蟲族待在一個籠子裡就讓維克毛骨悚然。

「買家只要活的。清楚了嗎？」

瑟吉從迷茫中驚醒，將視線從蟲族身上離開。「我們知道了，老闆。」

維克用力地點頭，眼光轉向那條岩板犬。那野獸的舌頭掛在長滿兩排泛黃尖牙的嘴巴外面，舔舐著赫欽淌出的血泊。伊凡轉身吹起口哨的時候，那條岩板犬立刻輕步走到主人身邊，將剩下的大餐拋諸腦後。

真是聽話的狗。

\*\*\*\*

犬舍位於解體場後面的一條長廊，唯一的入口是一扇通往設施內部的生鏽大門。這地方用來存放老闆沒能找到買家的舊東西。裝滿政權戰爭時期各種手榴彈、子彈、零件、醫療補給和工業貨品的貨櫃沿著牆壁比鄰排列。圈著故障的復仇者戰機和運輸機的圍欄佔據了房間的一整側。維克曾經維修過這裡所有的機具，他給每一台都取了名字。他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機械。除去拙劣的製作技術和外在此影響的因素不論，機械的表現總是符合期待。但，說到生物...他永遠也搞不懂牠們下一步會做什麼。

苦工們挑了個空著的狗籠，將冷凍箱和蟲族拖了進去。維克同意負責修理，並希望這份工作能讓他無視那些異形，直到牠們永遠離開為止。瑟吉手邊沒事，於是倚著狗籠的柵欄，埋首於遠端操作台，連上超速網路研究幼蟲的資訊。網路上到處藏著不為人知的軍械藍圖和機密政府文件，這些大多是聯邦時代的所留下的廢棄物。因此像瑟吉這樣知道上哪找資料的人，什麼都能弄到手。

附近，十隻憤怒嚎叫的獵犬張咬著下顎，用金屬的身軀衝撞著鐵鍊圍成的狗籠柵欄。牠們肯定是聞到蟲族的氣味了。維克嘆了口氣，重重敲了自己所在的狗籠，但狗群仍然狂吠不止。他聽說過這些動物：牠們是克哈四號星的原生動物，原本是毛絨絨的可愛小傢伙，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然後聯邦軍用上千顆啟示錄級的核彈轟炸了這個叛逆的星球，活生生烤焦了三千五百萬以上的人口。然而，有部分這種獵犬活了下來。突變而且受到放射線污染的牠們，四散到充滿熔渣和玻璃砂礫的荒野。只要是牠們的變異消化系統能吸收的東西，牠們就全吞進肚裡。牠們是真正的生存者，在與滅絕的抗爭中變得強大。伊凡就喜歡牠們這一點。維克覺得牠們很煩人。他將狂吠聲拋在一旁，戴上感熱鏡、湊近箱子評估受損的程度。他的視野轉化成洶湧的熱能圖表波浪。子彈的衝擊不但讓藍色的冷流從容器上凌亂的八個彈孔滲透出來，也在冷凍箱的外殼造成肉眼無法看見的應力破裂。

冷凍箱的外殼看來並不起眼，裡面卻用上了尖端科技。它的運作仰賴一具熱音波引擎，利用高振幅的音波來抽離熱量，把蟲族的溫度降到冰點。精密的感應器將每隻幼蟲的狀況傳送到箱子頂端的三個小螢幕上。整個箱子只靠一顆動力電池推動，非常的脆弱易碎。這些裝置都撐過了赫欽對箱子前任主人的瘋狂射擊，至少就維克看來是如此。而箱子或許需要一些修補，但也就這樣了，他們只要花費幾個工作天就完成了。

維克啟動電漿噴燈，開始工作。他偶而會聽見瑟吉的操作台發出的語音。

「...幼蟲是蟲群的骨幹，是建造蟲族大軍的必要工具。用『超級生物資料庫』描述這種生物可說是恰如其分。牠們蘊含了全體蟲族的 DNA 資訊。也因此，牠們幾乎能變形成所有的蟲族亞種。」

「怪不得那個科學家想要這玩意，是吧？」瑟吉用靴子敲了敲維克的腿。「這些東西身上蘊含的資訊……肯定值一大筆錢。」

維克心不在焉地點點頭打發他的朋友，希望他終究會對這些影片感到厭倦。但他沒有。幾小時之後，瑟吉將感熱鏡從維克的臉上掀下來，將操作台推到他的面前。「你得看看這個。」螢幕上播放著各式各樣的影片：一群幼蟲化為成堆的脈動肉塊。蟲繭爆裂開來，維克曾在電視新聞上看過的怪物從裡面流竄而出：刺蛇、異化蟲、飛螳和其他各種奇形怪狀的野獸。惡夢中的生物。

「蟲族的王蟲用幽能發送命令給幼蟲，啟動牠們的蛻變機制。」一個低沉的聲音單調地配合影片解說。「蛹化階段的長短取決於最終孵化生物的複雜程度。」

維克瞥了幼蟲一眼，吃了一驚。牠們將細長而鋸齒狀的身體轉向了他，顎部的口鉤卡嗒作響。牠們細長的腳刮爬著地面。維克全身上下寒毛直豎。

「欸，我原本以為牠們只是大蛞蝓而已。」瑟吉說。「看來牠們很危險。」  
「牠們還沒變形。我覺得牠們是不會變了。」維克將視線從異形身上轉開。  
瑟吉將操作台朝向幼蟲，重播了那幼蟲變形的片段。「是啊。現在牠們還不知道該怎麼做，或許只需要讓牠們觀摩就行。」  
「別這樣。」維克踢了他朋友的腿一腳。「你想讓他們變形嗎？」  
瑟吉聳聳肩。「只是感覺很浪費。我不知道...牠們本來能成為更厲害的東西。」  
「是啊。然後就能吃掉我們。」  
「或許吧……」瑟吉夢囈般喃喃著。他靠回狗籠的柵欄上，然後翻查著幼蟲變形的影片，一遍又一遍地重播。

\*\*\*\*

「吃吧，小傢伙。」瑟吉將兩份存糧包倒到蟲族的面前。深紅色的觸絲從幼蟲的口顎間滑了出來。牠們在那些糊狀物上戳探了幾下，但沒有進食。  
「浪費大好的食物。」維克咕噥著說。  
「拜託，味道沒那麼糟啦。」瑟吉對那些蟲族說。  
卡嗒。維克聽見這聲音時不由得縮了縮身子。杰斯和另兩名傭兵站在圍欄旁邊，用手機拍下蟲族的照片。  
「不錯，真不錯。」杰斯微笑。  
維克和往常一樣無視他們。等他們無聊就會離開了。他們只是想提醒自己並不是組織階級裡的最底層。

圍欄的門發出尖銳的響聲，杰斯開門走了進來。他單腳跪地，朝那些蟲族伸出巨大的手掌。「UNN 上總是說這些東西有多麼厲害...」  
瑟吉拍開杰斯的手。維克緩緩轉身，心裡尖叫著。傻子。他是吃錯什麼藥了？  
「牠們如果現出真正的模樣，會把你撕成碎片的。」那高大的苦工說。「牠們會變成其他種蟲族。」  
「我們這裡有個科學家啊。」其中一名傭兵笑著說。  
杰斯沒有笑。他站起身，逼近瑟吉。「你剛剛他媽的打我？」  
但瑟吉沒有如預期中一般退下，他同樣做出威脅：「我不記得伊凡有叫你們來這裡。」  
兩人對視了很長一段時間，較量著誰會率先退縮。

「我應該告訴過你們，在交貨前誰都不准碰那些蟲族！」伊凡的聲音從房間中傳來。維克的老闆走向圍欄時，傭兵們一陣畏縮。  
「老闆，我只是想看一下。」杰斯摳著他的傷疤。「很難得能看見蟲族。」  
「你已經看夠了。」  
傭兵們毫無異議地離開了。他們走了之後，伊凡說，「報告情況。」  
「快了。」瑟吉回答。  
「『快了』？」  
「快了，老闆。」維克糾正了他朋友疏忽的禮節。  
伊凡反手打了較瘦小的苦工一掌。痛楚從他嘴邊蔓延開來。他老闆的目光卻從來沒有離開過瑟吉。他用嚴厲的目光瞪著那名苦工。維克看到他朋友的肌肉變得賁張，但過了一會兒，他隆起的肩膀鬆弛了下來。

「快了，老闆。」他終於說。

「昨天就修好才叫『快了』。給你二十四小時。」伊凡在苦工有機會回答前就走了。

「你還好嗎？」瑟吉將手放在維克的肩膀上。

「多虧你啊。」他舔了舔唇邊的傷口。「你是怎麼搞的？」

「我只是...覺得受夠了。」

「我也是。所以我從不讓他們有理由整我們。」維克說。他們兩個都不曾向那些傭兵挑起衝突。他們總是保持冷靜，那是生存所必須的。和環境融為一體。藏身在最明顯的地方。順從。這是他們的規矩。

「我知道。但當我看見這些東西時...」瑟吉指了指那些幼蟲。「牠們看起來毫不起眼，但牠們體內的 DNA 讓牠們可以成為任何東西。這讓我感覺...算了。」

瑟吉靠回圍欄，繼續盯著操作台。維克回去工作後，情緒也漸漸平息。經過幾個小時的敲敲打打，他用新型鋼鐵的碎片把冷凍箱上的彈孔和裂痕補了起來。情況看來不錯。但是在亡人港，總有什麼東西躲在角落等著將你放倒。

維克啟動箱子的能源，但只是死寂一片。他邊咒罵邊再次檢查箱子，這才在動力電池上發現一個之前沒看見的小洞，有塊 P220 的子彈碎片正好打穿了它的中心。修理動力電池的核心並非不可能，但至少需要一周的時間。苦工從工廠裡翻出了三個老式的能源供應器，心想或許能將它們安裝到箱子裡面。這會是個危險的工作。一個失誤，動力電池就會炸飛他的手。但總比超過伊凡定下的期限來得好。

「維克...」那天晚上，瑟吉低聲說。「你覺得還得花多久？」

「半天吧。」維克將微型焊槍從動力電池上移開。他擦去額頭上的汗水和塵垢。「在交貨前還有很多時間。」

「我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苦工將遠端操作台轉向維克。黏稠的紫色地面在螢幕上展現，上面滿滿的都是幼蟲，就像老鼠圍繞著腐肉一般。

「幼蟲需要蟲苔才能生存，那是為蟲巢提供能量的一種生物質。脫離蟲苔之後，幼蟲的生命週期將急遽降低。存活時間預估為數小時或數天。」

「數小時。」瑟吉說。「那就是買家希望將牠們裝在箱子裡的原因。」

維克腦中想起伊凡的狗舔舐地上鮮血和嚼食赫欽血肉的景象，不禁打了個寒顫。他一言不發，傾身向前把微型焊槍貼上動力電池。他完全專注在眼前的事務，周圍的世界彷彿變得遙遠。他、徹夜未眠、雙眼疲倦，唯一支撐他的就是恐懼。這是他這輩子幹得最好的一次。隔天中午，他修好了箱子，雙手平安無事地將動力開啟。機件一切正常。箱子已經修好了。

「我們成功了，瑟吉。好吧，我成功了。」維克開玩笑說。又完成了一件工作；又避開了一件災難；又活過了一天。他握拳做出勝利的姿勢，轉身面向幼蟲。瑟吉正俯身檢視其中一隻。

「牠死了。」他的朋友木然地說。「牠的細腿停止不動了。」

\*\*\*\*

「他會發現的。」微型焊槍在維克的手裡顫抖。「他會發現的。」

他們將幼蟲塞進箱子裡，把死掉的那隻放在左邊。容器上方的生命跡象監測器比較簡陋，這些監測器只會顯示綠燈或是紅燈，依底下樣本的生死而定。要改動燈號很容易，唯一的問題是伊凡會不會買帳。維克的老闆對自己財產的狀態可是觀察入微。

「算了吧。」瑟吉沿著獸欄踏步。「沒差的。」

「算了吧？」維克對死去幼蟲的監測器做了最後一次調整，上面的紅燈轉換成了綠燈。「我們有兩個選擇：告訴他，或欺騙他。我可不建議第一種。」

「或者我們把蟲子帶走，自己賣了。」瑟吉壓低身子湊近維克，低聲地說。「你想想。我們老是在討論離開這地方的事，對不對？機會來了。這些幼蟲很值錢。否則，買家為什麼要特地跑到這個鳥地方來取貨？如果他真的是政府的科學家，那麼他一定是走投無路才會和伊凡這種人打交道。」

「這是伊凡的財產。」

「是他偷來的。這完全有資格成為我們的財產。」

「你是怎麼了？前一天還好好的，今天你就...」

瑟吉感傷地冷笑了一聲。「我怎麼了？不再表現得像條狗？不再聽見伊凡的腳步聲就縮成一團？每天早上我們都用同樣的動作提醒自己不是畜生。然後我們來到這裡，接受畜生的待遇。我受夠了...就是...受夠了...」

「我們保持低調。我們捱日子存錢。這就是我們的作法。這是你教我的。」

「我們已經工作了好幾年，得到了什麼？什麼也沒有。如果我們——」

「苦工們！」伊凡大聲喊道。他們轉身朝向老闆，看著他走近圍欄。「報告情況。」

「剛好完成，老闆。」維克說。這或許是他這輩子第一次看到伊凡卻感到鬆了一口氣。他希望老闆的出現能讓瑟吉恢復一點理智。「蟲族就在裡面。鎖得好好的。」

伊凡打開箱子，看著表皮結了一層新霜的三條幼蟲。不論生死，他們的模樣都相同。箱子上的三個監測器顯示為綠燈。

在老闆終於點頭之前，維克一口氣都不敢喘。「很好。你們可以離開了。」

一直等到伊凡完全走出聽力可及的範圍，他才開口說話：「走吧。別再提你那瘋主意了。」

「不。」瑟吉堅持。「像我們這樣活著才真的是瘋了。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成為任何人...但我們卻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這樣的情況已經太久了。你到底要不要幫我？」

「我...這太危險了，這太——」

瑟吉把手伸進維克的連身服，拿出那只飛翼徽章。他猛力一扯，拉斷了橡皮繩。「如果你願意一輩子在這當伊凡的狗，又何必戴著這些東西？你會一直工作到死。是死是活都沒人在乎。一日是港口苦工，一輩子都是港口苦工。」

夠了。他受夠了。維克的情緒沸騰起來，整個人衝向瑟吉。他的朋友抓住他的領口，將他拋向鎖鏈柵欄。

「走啊。跑回家啊。」瑟吉將飛翼徽章放進自己的口袋。「像條乖狗一樣等著伊凡叫你。」

於是維克回去了。每踏出一步，他的怒氣就多累積一分。瑟吉...他是怎麼了？如果他想自殺，那就去啊。他要怎麼把那些蟲族帶出解體場？他要上哪找買家？

等維克回到星系穿梭機時，他的雙眼已經血紅。他硬撐到船裡，走到沒人能看見的地方，淚水才真正潰堤。哭泣讓他變得更加憤怒。他抄起一把扳手走向星系穿梭機陳舊的操作面板。他和瑟吉經常在這裡裝成飛行員的模樣度過好幾個小時，夢想著飛越奇特的叢林星球，談論著離開亡人港的計畫。

當操作面板被他打得支離破碎以後，他把滿是塵土的座艙蓋給敲碎，然後在破爛的駕駛座上蜷縮成一團。他兩手緊抓著老舊的泡綿墊，用力到指節都發白了，然後把臉埋在濡濕的駕駛座裡。最

令人難受的是他知道瑟吉說得對。維克確實像隻被鞭打的狗一般跑回家裡，逃避一切可能的危險來保住自己的小命。一日是港口苦工，一輩子都是港口苦工。

\*\*\*\*

別過去。別理它，等它不響了就是。

夜裡，伊凡的發報器在維克的手腕中嗡鳴著。

別過去。

但他還是過去了。

維克走進解體場，等著見到瑟吉被剝了皮的屍體懸掛在鐵鍊上，但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幾名傭兵在場中央裡來來去去地重新整理貨箱。杰斯正盯著螢幕上的 UNN 報導。其他人都坐在一張桌前玩牌、抽雪茄，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威士忌。

當維克走進時，他們全都轉過頭來看著他。平常他們一眼都不瞧的。

伊凡走了出來，一言不發地將他帶到後面的房間。只有頭上的幾盞燈亮著，讓人很難看清東西。但維克認出了那個冷凍箱，就在他原本放下的位置。

或許瑟吉放棄了他愚蠢的計畫。也許他放聰明了，回到巷子裡睡一覺，把緊咬著他腦袋不放的自殺妄想給丟到一旁。又或許他已經出事了。

「這些蟲族能換來一大筆錢，你知道吧？」伊凡問。

維克小心翼翼地回應，深怕這又是伊凡的另一場遊戲。「我想是的，老闆。」

伊凡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把錢幣，叮噠作響地在手裡掂著。「那些傢伙會分到挺大的一筆。感覺你也該得到點東西。」

維克說不出話來。他飢渴地盯著那些錢幣，安心的感覺傳遍全身。瑟吉...你這傻瓜。我們保持低調。我們捱日子存錢。這就是我們的作法。

「忠心永遠會得到獎勵，」伊凡將另一隻手搭在維克的肩膀上，把他轉往主要圍欄的方向。

「你看見牠們了嗎？」老闆用下顎朝那些狗點了點。牠們不再叫了。有伊凡在附近時，牠們永遠會保持安靜。苦工眯著眼想看清圍欄中移動的黑影。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養這些狗。他們以為我是什麼動物愛好者。不是那樣。是因為這些狗很忠心。這是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我們和蟲族這種野獸不一樣的地方。」

維克聽見那些狗的肉趾聲，牠們的腳爪踏在某種黏稠潮溼的東西上。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是我無法忍受的，那就是不服從命令。你懂的。」

伊凡打開籠門，將維克輕推進去。這苦工遲疑地走了幾步，眼睛才適應了籠內的黑暗。那些獵犬身上發亮...不...是濕潤的光芒。籠裡所有東西都閃著濕潤的光芒。

「昨晚，另一名苦工試著偷走這些蟲族。我的貨物。他沒能跑多遠。他號稱參與的只有自己，還說你不知道他打算幹什麼。」

是血。血覆蓋了地面，覆蓋了那些狗。有隻獵犬啃咬著一塊巨大的骨頭。人骨。理解到眼前景象的恐怖，維克不由得往後退，但伊凡抓住了他的後頸，把他甩倒在地。苦工的膝蓋重重撞擊在地上，雙手向前滑去，鮮血滲湧進他的指間。

就在那裡，就在他的正前方，在一堆破碎的衣物和軟骨之上，有著他那枚被啃噬過的飛翼徽章。

「你不知情吧，是不是？」伊凡繼續說。

「我很忠心，老闆。我很忠心！」維克大叫。

「或許。但我不能在弄清楚所有事實之前就把獎勵發出去，對吧？」伊凡將錢幣放回自己的口袋。他蹲在維克的耳邊低語，灼熱的氣息混著香煙和威士忌的氣味。「下一次你聽說任何人想對我不利，立刻告訴我。」

伊凡推了他最後一把，讓他一頭栽進地上的血裡。

「離開前把圍欄清乾淨。下一批貨到達時我會叫你。」籠門在維克身後重重摔上。老闆的靴子敲擊地面的金屬聲響慢慢在遠方淡去。

苦工用手握住那只徽章，閉上眼什麼也不看，但那灘血還在黑暗中等待著他。腥紅的巨浪在他腦海中拍打，殘餘的畫面烙印在他的大腦，因為恐懼變得格外分明。他盲目摸索著想離開圍欄，手腳在滑溜的紅色地板上滑動著。溫暖的金屬味在他的喉頭揮之不去，他吐了出來，渾身顫抖。他的頭撞上了柵欄，直到他的手摸到了門，才瘋狂地推擠出去。苦工頹然倒地，他的胸口激烈地喘息。然而，他的恐怖消失了。所有感覺都消失了，彷彿是某種面臨當前重創的微弱抵抗似的，整個人都和外在世界割離了。維克盯著天花板，身體漸漸變得麻木。

緩緩地，在意識不可及的深處，一條斷層撕裂了這名苦工。維克，那個夢想家、那個朋友、那個人類，沈入他腦中繚繞不去的血池。唯一剩下的只有這些年來他努力壓抑的野獸，那從他眼底向外窺視的野獸，受到意識不敢直視的、由黑暗而原始的本能所支配的野獸。每日的儀式已被忘卻，被動求生失去了魅力。如今這名苦工渴求著別的東西。

痛楚在掌心蔓延。苦工打開手掌，看著被咬得不成模樣的飛翼徽章刺穿皮膚而流出的一縷鮮血。他看著那條赤紅的痕跡順著手掌的皺折流下，在那腥紅色的液體裡，蘊含刻寫著整個種族生命資訊的雙螺旋體。

同樣的鮮血也在伊凡或其他的惡人體內流淌著。他們只是學會了以不同的方式運用它。幼蟲也是這樣，維克一邊想，一邊看向遠處的冷凍箱。牠們擁有更劇烈改變的能力。牠們厚重甲殼下蘊含了無比的力量...無比的潛力。那肯定就是讓瑟吉崩潰的原因：激烈蛻變的概念徹底扭轉了他的世界觀。再也沒有所謂「一日是港口苦工，一輩子都是港口苦工。」的自怨。

但這些幼蟲缺少蛻變的關鍵。牠們沒有維克所擁有的東西，伊凡賦予他的東西。

苦工吸吮他的傷口，品嚐那絲甜味。他能聽見遠處解體場中央傳來的哄笑，撲克籌碼的碰撞聲慶祝著即將到來的發薪日。維克放眼掃視房間裡備用的零件、生鏽的機具和運送用的貨箱，他的眼神彷彿是隻誕生於扭曲金屬巢穴的生物，第一次目睹這些東西。這裡曾被視為牢籠，如今成了布滿各式維生工具的遊樂場。屬於他的鋼鐵叢林。

\*\*\*\*

九點一到，伊凡和他的屬下走進後面房間。維克從橫樑上望著他們。

「發薪日！」杰斯大吼。

「買家九點半到，小子們。」伊凡邊說邊和其他傭兵一起走近狗籠。「我們把箱子放上車，組隊出發。交貨，然後回來這裡分錢。老規矩。幹俐落點，我們就——」

「老闆！」杰斯在狗欄外停了下來。箱子還在裡面，但箱蓋卻是打開的。旁邊的鐵鍊柵欄上有個大洞，彷彿有東西扯穿了過去。

「是蟲族。牠們把箱子打開了！」另一名傭兵大叫。

「牠們開不了箱子的，」伊凡怒吼。「杰斯？」

「我按照你的命令巡邏過了，老闆，」那名壯漢說。「沒有人能夠帶著蟲族離開的。」

維克看過杰斯定時巡視房間。他忙了整晚，每次看見這傭兵進門巡視，就立刻躲進暗處。

伊凡的眼光掃視房間。「那牠們還在這裡。清空每個貨箱！」

工人在狹窄的房間裡急忙穿梭，心中充滿了不安。獵犬嚎叫得比平常還大聲，嘴邊積滿了唾沫。牠們聞到了恐懼。

「這裡有一隻，老闆！」杰斯在成堆的箱子上舉起他厚實的手掌。幼蟲長滿刺的甲殼從邊緣露了出來，正是維克放置牠的地方。那名巨漢爬上那堆箱子，將異形從牠的藏身地扯了出來。那生物被捲成了球形，身體被工業黏著劑給黏了起來。苦工很高興自己為那隻死掉的幼蟲找到了用處。「一定是爬到這裡來的。」杰斯用手將異形翻來覆去的。「都蜷起來了。」

「那就把牠扳開，放到箱子裡去！」伊凡下命令。「找出其他的蟲子。」

「快點，臭小蟲。」杰斯用大手抓住幼蟲的兩端。「在你要去的地方可不能這樣。」

維克拉下他的感熱鏡，將它們設定成抑制光熱訊號模式。好戲來了。

杰斯使勁一拉，把幼蟲扯直的同時觸動了苦工裝在牠腹部的一串破片手榴彈。爆炸將傭兵的兩條腿炸飛到兩個相反的方向，身體其餘的部分則化為生化機械的碎片之雨。

維克把手伸向連接到解體場供電線路的臨時控制板上，撥動一連串的開關。第一個開關使解體場的動力核超載，探照燈隨之熄滅。備用發電機發揮作用，緊急照明燈將整個房間染成深紅色。

第二個開關遙控引爆了他在對面牆邊的貨箱裡分別藏匿的十數枚手榴彈。火球在房間中綻開，雷鳴般的巨響撼動了牆壁。熔融的高熱破片四散噴飛，放倒了伊凡三分之一的手下。

「是蟲族！」有人大喊。

傭兵們急忙散開，尋找掩護。砰！砰！砰！所有人員拿起武器開火——手槍、散彈槍、突擊步槍——見著黑影就拼命射擊。

維克觸動了最後的開關。鋁熱燃燒劑點燃了獵犬籠子的外側，將柵欄融成一灘黏稠的熔漿。受驚的野獸從圍欄中湧出，撲向任何擋住牠們逃生路線的人。這場混亂已無法收拾。

苦工從一條維護梯上溜了下來，潛進一處無人的機具圍欄；他事先將剩下的兩隻幼蟲運上這裡的浮空搬運車。他推著搬運車穿梭在那片屠殺現場，他的感熱鏡賦予他超常的視力。

他沿著房間的一側衝刺，將搬運車擋在他和那群瘋狂的傭兵與獵犬之間。一串流彈擊中了幼蟲的甲殼，又彈回那場亂鬥之中。

維克離開現場，他將感熱鏡丟到一旁，然後把搬運車推進亡人港，直接往星際港前進。回想起逃亡時的情況，苦工意識到那場混戰裡並沒有伊凡的身影。他咒罵著自己為何沒有早點發現，老闆的缺席可能是種警訊。

運輸車引擎的怒吼聲從他身後傳來，車輪的胎紋刨挖著地面。維克回頭看去，發現他的老闆正駕駛著一輛四輪的金屬巨獸朝他衝來。苦工潛進他住所附近那些熟悉的後巷。拐了幾次彎後，運輸車的形體消失在視野裡，但他仍聽見引擎的吼聲在巷子裡迴響，無法分辨從哪個方位傳來。

其他苦工從他們用破棄船艦拼湊成的住所中探出頭，打量這場喧鬧。維克無視他們，咬緊牙關把搬運車推進前方的街道。他朝著街道的另一端急奔，直到伊凡的運輸車從附近的轉角急甩了出來。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維克只來得及在運輸車撞上搬運車時趕緊退開。衝擊的力道將其中一隻幼蟲撞得支離破碎，並將另一隻幼蟲連同苦工撞飛了出去。維克在地上打滾了好一段距離，渾身疼痛瘀傷，但還是活著。

這場騷動引來了更多的苦工。他們蹦跳過網狀的街道，攀爬到廢棄的船殼和高聳尖凸的鐵堆上頭。髒污的臉龐上，數十雙狂野的眼神盯著街上的狀況。他們不是來插手，而是來看戲的。爭鬥代表死亡，而死亡代表有屍體可以搜刮。

伊凡從運輸車上走了下來，手裡握著一柄針槍。他撿起一截幼蟲的屍體，看了幾秒，然後丟到街道的另一邊，咆嘯著。這是維克第一次看見老闆有這麼情緒化的表現。能夠撕開這犯罪頭子的面具，這苦工感受到一絲殘酷的滿足感。

「我昨晚的話你是哪裡聽不懂？」伊凡問。「你打從骨子裡就是個賤種。和這些吸血蟲一樣的畜生！」他大吼著，朝圍觀的苦工揮舞著針槍。

在距離維克不到一公尺的地方，還活著的那隻幼蟲用腳刨抓著土面。苦工將異形拉近自己，將牠當成盾牌，掙扎著站了起來。

伊凡舉槍正對著苦工，大步向前走來，但在靠近時將槍口移了開去。「不。我要像對付另一個苦工那樣把你的頭給砸爛。他哭了，你知道嗎。像條狗一樣抽泣。連像個人一樣死去的骨氣都沒有。」

他的嗤笑變成嘶啞的咳嗽，一抹鮮血從他嘴裡淌了出來。看到這景象，維克的心跳變得劇烈。他檢視眼前的敵人，發現對方腹部有一片不起眼的暗紅，半掩在他的黑西裝外套之下。在混戰中被流彈打中了...

維克的腎上腺素湧進血管。他的視線變得匕首般鋒利，注意力集中於這個站在他領土的負傷動物。他的血液高嘍著，一股無人能敵的感覺突然湧向他。他不是苦工。他是生存的純粹體現，他背負著人類存在以來，由物競天擇所磨礪的基因。

「就拿你來殺雞儆猴。」伊凡抓著維克的連身服，高聲對其他苦工說。「我的貨物，我的——」維克一口咬進伊凡的手，撕下一塊肉來。他用腳掌向前一蹬，抓著幼蟲向下揮。他的老闆射偏一槍的同時，蟲族長滿尖刺的甲殼扯穿他的西裝，撕裂他的血肉，直達骨頭。

然後，維克將伊凡壓在地上，把幼蟲一次又一次地砸向他的老闆。甲殼敲得劈啪作響，粉碎了骨骼。他的血液發出渴求的咆哮，他也就放縱這股慾望，直到那名犯罪頭子成了一攤模糊的血肉。苦工站起身子，將那隻幼蟲高舉過頭。鮮血彷彿新生的皮毛般披滿他全身，在同類眼中成為比任何威脅、頭銜或金錢更具說服力的優越象徵。

大多數的旁觀者都保持距離，少數人甚至蜷縮在地上，像動物般屈從。但其中一人衝了上來，伸手去搶伊凡落下的槍，渴望擊敗這名新的優勝者來奪取他的地位。

維克發出非人的巨吼，將靴子踢進挑戰者的胸骨。那名苦工痛苦地哀嚎，在地上打滾。他以敗者的姿態緩緩爬開，眼睛只敢盯著地面。維克突然意識到，他們全都盯著地面。沒有任何一名苦工有勇氣直視他的雙眼。他們都在害怕。他已掌控了他們。

「伊凡的場子開張了！先搶先贏！」他大喊。

苦工們發出歡呼，朝天舉起髒兮兮的拳頭，分頭向解體場奔去。維克也想加入他們，但他手裡已經有份寶藏了。幼蟲的細腿狂亂地朝天爬動。維克不禁懷疑牠是否能理解牠的勝利，是否能理解牠在自己的指揮下完成了多大的功業。

\*\*\*\*

在尖銳的煞車聲中，維克將伊凡的運輸車停在城裡星際港的邊緣，一塊塵土飛揚的起降區。他跳出車子，穿著破爛的衣服和褲子。他已經脫下連身服包住那隻幼蟲，好避免星際港人員的注意。那件衣服完全藏住了異形，讓維克看起來就像個帶著無用垃圾的尋常苦工。

他差點沒注意到買家的船隻。科學家相當聰明，那艘破舊不起眼的船艦和亡人港的環境完全融為一體，唯一的破綻是站在船外等待的那個胖男人，他那修刮乾淨的面孔與乾淨的黑色連身服。他是布拉那穆爾的代理人，維克記得伊凡曾提到過。要不是他身邊站了些一臉傭兵相的武裝守衛，這傢伙恐怕早被人找麻煩了。

維克朝那艘船走去時，突然感受到一股疲憊。他在過去二十四小時所受的每處瘀傷和抓痕，一時猛然作痛。那隻幼蟲在他顫抖的手裡忽然有了幾千磅重。當他換個姿勢抱住那包裹著的蟲族，那只飛翼徽章從連身服的皺折間掉了出來。苦工盯著它片刻，一時認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但他體內的某個部分認得。蒙蔽他神智的原始濃霧散開了。封鎖在潛意識中的、過去自我的片段，開始蠢蠢欲動。他盡力壓抑著，那些軟弱和多餘的念頭是生存的大忌。

「我們和他們不一樣：那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是動物，」他聽見瑟吉的聲音說。

「閉嘴...」維克低吼著。他一腳踩在飛翼徽章上，想讓那惱人的聲音閉嘴。在他體內，他的另一個自我以回憶、義務和罪惡感為武器，竭力衝出意識的表面。

「等我們終於離開這地方，我們會融入人群。我們會成為真正的人類。」

維克一陣踉蹌。過去幾天的景象像高速火車一樣撞倒了他：杰斯的身體化成碎片、岩板犬撕開驚惶傭兵的喉嚨、伊凡爛泥般的屍體倒臥在街道上。事情發生時他並沒有真正看清楚。那時的他不是他；而是另一個人。另一個東西。

「維克...」苦工跪了下去，說著。「我是維克。」

買家的代理人不齒地盯著他，渾然沒有發覺藏在他血染連身服底下的寶物。那男人的眼神冰冷而充滿算計，讓維克想起了伊凡。苦工雙手護著幼蟲，想像穿著白色實驗服的無情人影用奇怪的裝置戳探著那隻異形。自由只剩一步之遙，唯一的條件只是另一個生命，沒有思想的異形生命。只要再犧牲一條命，就能結束這條血染的道路...

「我們兩個都忘了...」維克從地上拾起飛翼徽章，轉身離開買家的代理人。「我們都搞砸了。我應該留下來...說服你放棄。我們可以想出別的辦法。」

他在星際港邊倒了下來，他的四肢疲憊無力。接著幾個小時，他就坐在那裡看著船隻來來去去。終於，科學家的船一無所獲地離開。而幼蟲當晚就死了。牠的細腿不動了，身體變得僵硬。維克在地上挖了一個洞，將這異形埋了進去。他站在墳邊，想著他在 UNN 影片裡看到的蟲族。所有的人類都會說這條幼蟲是個怪物，但這苦工不會。那條小生命還沒有變成怪物。蟲族在化為殺戮機械時會改變牠們的外表，但維克的同類不會。他們將自己的獸性藏在精心修飾的平凡面具之後。或許正是這樣，才讓他的族類比蹂躪無助殖民地的成千上萬渴血異形還要危險。至少蟲族你可以事先提防。

維克往墳裡填土的時候，喉頭突然一哽。在他陷入恐慌和剝離了感情的時刻，他對瑟吉的死一點感覺都沒有。但看著半掩在土裡的那隻幼蟲，讓那些沈睡的感情浮了上來。那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對逝去的生命真正感到悲傷...也是他第一次體會到真正為人的感受。

隔天早上，維克將伊凡的運輸車賣給一群走私者，換取他們小船裡貨艙的一個角落。他沒有問他們要往哪去。除了身上的衣服和口袋裡瑟吉的飛翼徽章，他將一切都拋在了身後。走上船的只有維克，作為一個夢想家，一個朋友，一個人類。